

慢慢做好，不乱阵脚

王 璠

拉长岁月的轴线，我们总能看到故事间微妙的呼应。

10年前，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播出，我们记住了那句“择一事，终一生”。钟表修复师王津意外走红，人们“看见”他时，他已经在一件事上默默坚守了快40年。片子里，王津戴着放大镜，专心修复一座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，试图让钟顶上的小鸡翅膀能跟着音乐动起来。如今故宫钟表修复团队的每个新成员，在职业选择时几乎都受到了这部作品的影响。在这场关于时间的接力中，耐心干好一件事的吸引力很强。

10年后，拍摄这部片子的导演叶君永远离开了我们。离世前两天，他在家微信群里分享感悟：“今天读30页书不会立刻变聪明，拍一年内容不会马上爆红，打磨3个月作品可能不如蹭流量涨粉快，但长期主义前期吃亏，后期才会见效。”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只有3集，前期调研却花了5年，拍摄时4个月不间断地记录。这确实是信奉“长期主义”，自称“笨小孩”的叶君会干出的事儿——他想要在做人上笨一点，专业上走远一点。

巨变的时代，我们内心依然渴望着更加

长久不变的东西。一部作品的记录者和被记录者用他们的人生选择给出一个答案：“慢”也能跟上时代，“手搓”依然有价值。

下过“笨功夫”的人，才知道“慢”意味着什么。如果说AI(人工智能)能用几秒完成指令，那么文物工匠的“慢”就是把一个指令拆分成细到不能再细的“分动作”，再用反复的实践，把动作琢磨得严丝合缝。“慢”，逼近着精准的极致。

难吗？当然。一流的基本功还不够，还得有一流的心性。慢工出细活。日复一日的操作、调整、沉淀、精妙感知、精准的判断在“手搓”中被呈现出来。

修复木门，10多道工序，一个环节都不能错；修复古字画，揭画纸有时需要靠手指去搓，一幅画一揭一两月；做竹雕，刻发丝、刻纹路、刻衣褶，一刀刻坏，整件作品就废了。千百次重复，无数次对抗枯燥，慢工磨出了匠心。

崇尚“慢”，就是因为“慢”的过程足够具体、足够真实，足够让我们感到踏实。今天，信息从四面八方涌来，“3天内教你学会”的短视频，只能教会你最简单的技能，而真正靠时间沉淀下来的技艺，它无法教会我们。“慢”

会治愈本领恐慌的焦虑，它允许事物以自己的节奏、客观发展的规律，真正一点一滴走进生命的血肉里，直到长出扎扎实实、属于我们的核心竞争力。

效率并非总是能一招制胜。“慢”的持续叠加，往往能在长线上实现飞跃式的突破。考古工作者以“年”为单位，“手铲释天书”，换来文化遗产的重生。面对修复难题，文物工匠可以靠多年训练出的“手感”给出解法。一代代人创造、一代代人观摩、一代代人格物致知，文化性格、民族审美就这样被塑造了起来。在更广阔的文明长河中，“慢”让我们静下心，看到了人的有限和无限。

美学家朱光潜曾说：“要有大成就，必定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。”文物工匠们的故事，也或许是沿着“抵抗力最大的路径”走下去的。他们用意志力战胜惰性，用“笨功夫”取代捷径。他们说“一辈子，能把手艺守住、做好、传下去，就值了”。对步履匆匆的我们来说，这份人生路上的淡定自持，给人启迪，让人深思。

踏踏实实做自己能做的，慢慢做好，不乱阵脚——人生的事，莫不如此。

静琢时光 巧续古韵

苏 滨

临近中午，阳光透过雕花窗棂，在木案一角投下细碎的光斑。吴胜成伏在案前，打量着从一处古建拆下的榫——樟木质的构件上，卷草纹被时光模糊了棱角，断裂的豁口像一道深深的伤口。

“纹路里藏着当年的刀路，真要修复原样，眼要准，手要稳，心要静。”吴胜成拿来透明的塑料纸，覆在断裂的部分，顺着纹路一丝不差地临摹，再固定到樟木板上，用凿子一点一点开凿。吴胜成手掌宽厚，指腹布满老茧，凿子被握得像被钉在木案上。凿刃慢慢切入，木屑细如粉尘，积成小堆。他不时停下来，眯着眼观察木纹走向。“不能急，一偏就得重来，失之毫厘差之千里。”说话间，他换了把凿刃更细、弧度更小的圆凿，细致勾勒纹路。最后又拿起刻刀，时而轻挑，时而深划，原本平整的木料逐渐浮现出卷草纹，曲线跟老纹几乎一模一样。

“木作文物修复，讲究原材料、原形制、原工艺、原结构。虽然没有人能做到一比一精准还原，但手艺活最怕‘差不多’，我给自己确定下目标——要一次比一次接近。”吴胜成用砂纸打磨磨痕，再通过设计好的榫卯接口，“啪嗒”几声，成功替换断裂的部件。仔细端详，几乎看不出修补的痕迹。整整两天半，新的完整榫替摆在案上，卷草纹流畅舒展，榫卯处严丝合缝，老物件似乎焕发出新的光彩，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这样的工作，吴胜成坚持了29年。

近日，关于表彰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的决定发布，吴胜成获得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。他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人，祖辈父辈全是木匠，家里住的是木房。从小耳濡目染，17岁跟着父亲学做木工，18岁便参与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贵州园建设。从普通的木工，到贵州保利文物古建有限公司的一名文物修复师，传承技艺的热情丝毫不减。

“我一辈子就靠这门手艺吃饭，但木工市场越来越小，无论生活还是传承，得找其他出路。”从省内的木秀楼、文昌阁、阳明祠、青岩古镇，到重庆、广西、安徽等地的重要古建筑，从人行开始，吴胜成陆续接触木作文物修复，2007年正式成为文物修复师。

在吴胜成工作的案头，整齐摆放着3个箱子，分别是打坯、修光、综合三套共计上百把工具，都是自己结

七 赏

洪建华作品竹刻笔筒(竹林)



微 董 摄

从16岁拿起刻刀，跟木头、竹子打交道，这把刀我已经握了快40年。回头看看这几十年，感觉好像就是一眨眼的工夫。

我出生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洪坑村，小时候家门口就是石牌坊，抬头可见马头墙，最迷的是上面精美的石雕、木雕。那时候就想着，长大了也要学这门手艺。1987年中学毕业，我先跟着舅舅学了两年半木工，后来又四处拜师学木雕、砖雕，最后一头扎进竹雕里，再也没离开过。那时候学雕刻不被看好，有人说“学这个没用，养不了家”，但我认准了，徽州漫山的竹子，能刻出好东西，能靠手艺吃饭。

这么多年，我的生活每天都是围着竹子和刻刀转。天刚亮就到工作室，先把工具一件件磨快——刻刀、平刀、斜刀、圆刀，大大小小几十把，刀不快，活就做不细。接着选



专注

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的孙亮申考古勘探现场，他从一片樱桃园中“钻”了出来，皮肤黝黑，笑容质朴。他就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孙亮申。

3月24日，国家文物局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首届“全国文物大工匠”名单，全国仅10人入选。孙亮申名列其中。此刻，他正带着团队用洛阳铲钻探泥土，仔细观察土样的特征。“这是我们考古人必备的基本功。”孙亮申说。

作为“大工匠”，孙亮申掌握了从调查、勘探、发掘到修复的全流程技术，是备受尊敬的全国技术能手。从1988年入职至今，扎根考古事业38年，参与调查、勘探、发掘项目近300项，几乎走遍齐鲁大地。虽然已经在2025年12月正式退休，但他舍不得放下手里的铲子，舍不得离开考古一线。

令人意外的是，这位“大工匠”并非“科班出身”，也没读过大学。1988年，高中毕业后，机缘巧合下，孙亮申参加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办的考古技工培训班。“那时候考古条件很艰苦，培训班结束后就有很多人退出了，到了考古现场，又有不少人知难而退。我觉得这工作有价值，能学到知识。”孙亮申选择留了下来。

初入工地，与灰蒙蒙的土层面对面，心头的迷茫也跟土层差不多。孙亮申的恩师于海广点拨他：“大胆上手，仔细分析。”白天，孙亮申在探方里苦练刮面、辨土、绘图，手掌磨出血泡是家常便饭；晚上，挑灯夜读，整理笔记。1990年，他被抽调到城子崖遗址发掘现场。在龙山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一待就是6年，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交给了现场。无数个日夜的挥汗如雨乃至“灰头土脸”，见证了一个青年的蜕变。

考古不仅是挖掘，更需要耐心和坚守。孙亮申负责清理的龙山时期大灰坑出土了五六十件可修复的陶器，陶片分类、拼对工作极其繁琐，有件1米多高的龙山时期黑陶大瓮，整整用了一个月才拼对起来。

在孙亮申的考古生涯中，遇到的最大挑战莫过于2018年滕州西孟庄遗址的发掘。遗迹零散、信息有限，干了一个月清理出不到10个灰坑，大家难免沮丧。“遗址里有灰坑，说明肯定有人类活动。”抓住这一关键判断，他们重新审视整个遗址。为了不破坏遗迹，考古工作不能使用大型工具，全靠用手铲一遍遍刮。蹲得腿麻了，就跪着干；跪得膝盖疼了，就挪一下步子，然后接着干。那段时间，双手磨出了厚茧甚至变形，裤子都磨烂了两条。

直到2019年，二期龙山文化时期的围墙、围墙内排列有序的基槽遗址以及外围的“环沟”，终于重见天日。一座完整的史前聚落在泥土中现身，该遗址随后入选中国社科院评选的“2019年中国考古新发现”。

他还回忆起1997年的冬天。为了复原古陶器的绳纹，他和同事反复试验，最终独创了用黏泥做胎、蜂蜡做范模、绳索制绳纹的方法，成功修复出逼真的纹饰，这一技艺在业内广受赞誉。

“有了越来越多科学技术的辅助，考古工作比以前更加精准高效。考古人也要与时俱进，跟上时代的发展。”2003年，孙亮申在桐林遗址第一次见到全站仪，便被这种现代测绘技术吸引。他一边看一边学，很快就能独立操作。后来单位配备了更先进的RTK(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分技术)测量仪，他也迅速掌握。一切都为了考古数据更加精准。

回顾过去38年，要说从“非科班”到“大工匠”有什么独家秘诀，无非是16个字：脚踏实地、一丝不苟、善于思考、责任担当。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，这16个字正是“择一事，终一生”的最好诠释。



吴胜成在案前工作。

苏 滨 摄

合技艺需要，一点点配备的。聊到修复技艺，他却有些犯难。“我是边做边学琢磨，时间长了，看一眼实物，基本清楚内部结构，知道该怎么修复，至于怎么做到的，一句话说不清。”以一扇木门为例，吴胜成进一步解释，“先选好合适的料子，准确画好尺寸，再打眼、雕刻、组装等等，10多道工序，环环相扣，处处重要，一个环节出了错，就是失败。建造普通建筑，可以推倒重来，但是修复文物，没有容错空间。”

吴胜成参与了多项国家级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工程。2025年7月，吴胜成代表贵州参加第二届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。这是国内文物行业规格最高、项目最多、影响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，吴胜成选择了木作文物修复师项目，通过“理论+实操”双轨考核，与全国40余名专家同台竞技。

“实操题是参考成品和图纸，制作一种斗拱，限时16个小时，没有多余材料，考验质量、效率和心态。”凭借丰富的经验，吴胜成迅速拆解，明确操作步骤，经过14小时20分钟奋战，最终提前完成。表面光滑、棱角分明、纹路自然……现场评委综合评判，吴胜成荣获木作文物修复师一等奖。

“只有越熟悉、越了解，对木构建筑的保护才越科学，接到什么样的文物修复任务，心里都有底气。”如今的吴胜成，一边深耕木作文物修复，一边谋划成立工作室，想把这门技艺传给更多年轻人。“现在只有一个徒弟，希望能跟院校联合培养人才，传承好技艺，守护好文物。”



孙亮申在考古勘探现场。

受访者供图



本版邮箱 ysbjs@peopledaily.cn 本版责编 赵恩汝

一把刻刀 一生相守

洪建华

竹料，竹雕讲究料好，得是腊月里四五年生的毛竹，长在背阴山坡，表皮光滑无斑、节长均匀。选好的竹子要经过蒸煮、晾晒、阴干，大半才能用，不然容易开裂、虫蛀。

上午画稿、勾线，把想好的图案细细描在竹面上；下午打坯、精雕，一刀一刀慢慢刻；傍晚修光、打磨，把刀痕磨平，让竹面温润如玉。一件作品，小笔筒要刻两三个月，大的屏风、摆件得半年甚至更久。没有节假日，没有休息日，几十年如一日。

竹雕里，最苦、最累人的环节是打磨和细雕。打磨得拿着砂纸一遍遍磨，从粗砂到细砂，磨出竹质的温润光泽，有时候一个面要磨几天。细雕更考验耐心，方寸之间，刻发丝、刻纹路、刻衣褶，刀要稳、手要静，呼吸都不敢重，一刀刻坏，整件作品就废了。夏天工作室闷热，汗流进眼睛里，擦都来不及；冬天冷，手冻得僵硬，握不住刻刀，也得坚持。很多人问，这么苦、这么枯燥，怎么能坚持几十年？我总笑着说，靠的是心里的热爱，还有手艺人的本分。年轻时拜师难、学艺苦，连买工具的钱都没有，

也曾迷茫过、动摇过。但每次刻出满意的纹路，看到普通竹子在手里变成有灵气的作品，那种成就感让我把啥都忘了。徽州古训说“卖田卖地不卖手艺”，手艺是立身之本，靠双手劳动，踏实、安心，不丢人。一辈子做竹雕，刀在手里，心就安定，这就是我坚持的理由。

一路走来，有辛苦也有收获。我新创了高浮雕多层雕刻、多层次镂空雕、高浮雕拼接镶嵌等技术，恢复了清中期竹刻7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，并突破了12层高浮雕的技术难关。2006年，我的作品《竹林七贤》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性收藏；2018年，竹雕笔筒《圣人泛舟》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；2025年，中国美术馆举办了“大匠之道——洪建华徽州竹木雕刻艺术展”；我也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州竹雕的代表性传承人，并入选2025年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宣传推选对象名单。有人说我厉害，可只有我知道，每一件作品都是磨出来的，每一份荣誉都是我与我徽州雕刻相守的见证，更是劳动给我的最好回馈。

我现在最挂心的是手艺的传承。我带了60多个徒弟，有农村娃，也有大学生，但能沉下心坚持下来的不多。现在的年轻人，耐不住寂寞，觉得这行苦、赚钱慢，不如出去打工轻松。可竹雕这门手艺，至少要3年才能入门，10年才算精通，急不得。很多人学了一两个月，嫌枯燥、嫌辛苦，就走了，看着真心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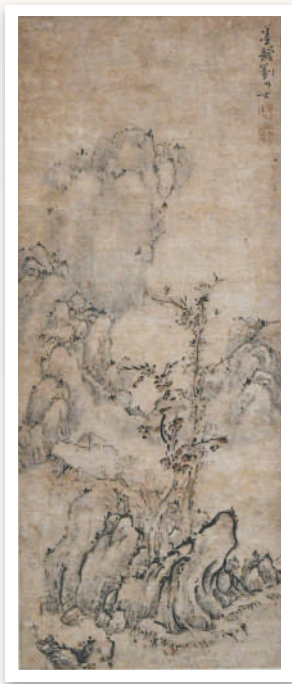
怎样才能吸引年轻人？我琢磨着，得守得住传统，也要跟得上时代。这些年，我建了徽州雕刻博物馆和传习基地，和高校合作开非遗课程，让年轻人近距离接触竹雕、了解竹雕；开发了竹雕文创，做笔筒、茶则、小摆件，让竹雕走进寻常百姓家。我还学着制作短视频，把雕刻过程、竹雕故事拍下来发到网上，现在有徒弟就是看了视频来拜师的。我想让年轻人知道，老手艺人不是老古董，有温度、有文化、有价值，靠双手也能闯出一片天。

我这辈子，没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就跟竹子、刻刀打交道。但我觉得，劳动最光荣，靠双手过日子最踏实。一双手，能创造价值，能传承文化，能养活自己、养活家人，这就是劳动的意义。徽州竹雕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，我这一辈子，能把这门手艺守住，做好，传下去，就值了。

(作者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，本报记者李俊杰采访整理)

匠心护枯纸 妙手补丹青

李 凯 旋



清刘乃大焦墨山水(修复后)。

四川博物院供图

屋外鸟鸣阵阵，花柳簇拥着四川博物院文保中心的小楼。书画修复师杜少飞不曾分心赏景，一幅残缺的拓片作品铺在工作台上，他在脑海中飞速拟定着修复方案。

今年是杜少飞从事书画修复工作的第十七个年头。中国书画艺术博大精深，纵然笔力可透千载，承载它们的绢、纸等材料却难敌岁月冲刷。“博物院里美轮美奂的佳作，许多也曾‘落魄’过，饱受断裂、糟朽、霉烂等病症困扰。”杜少飞便是为书画开方诊病的“医生”。

清洗、染纸、揭裱、补命纸、拈墙、全色……古书画修复工序复杂，周期漫长；各环节逻辑性强，些微失误都要影响全局。拿到书画，杜少飞往不着急上手。辨明材质、颜料构成，看清纹路特点，先完成透彻的“体检”，再将所有步骤的工作规划清楚，修复工作才正式开始。

部分文物的画心脆弱，强度完全寄托在紧贴其下的命纸上，命纸处理攸关修复结果。杜少飞介绍，揭裱讲究心手合一，将画心湿润后沿一角轻轻与旧命纸剥离，还要依照画心受力水平，粘连程度随时调整力道。“修复师瞬间的毛躁，都有可能把文物置于险境。”

如何尽可能守住文物原有的神韵？要在繁多的材料中挑选甚至调配出最接近文物本身材质的补纸，要继续细心将折痕、断裂处加固，还要经过拈墙，让文物“历尽阴晴”，适应当下的空气湿度。当文物的“体格”被重新夯实，杜少飞调色起笔，将原作残缺之处补全；笔停时，此前的修复痕迹也似消失不见，古书画焕然一新。

“能让残缺之物再次变得完整，心里总是很有成就感。”杜少飞说。2005年他进入吉林艺术学院求学，当时学校已在全国率先开设传统书画修复相关专业。一场书画修复毕业展上，他看到前辈们将“碎纸片”修复成精美的画作，不由动了心：“书画修复师就像在修补历史的碎片一样。”

进入书画修复与装裱专业，杜少飞感受到这条路的困难之处。他少年时满心想着成为画家，想法天马行空，“什么颜色、工具都敢用。”书画修复则要求心细手稳，吃了个性跳脱的亏，杜少飞初期几乎“干一步错一步”。“当时只是拿艺术品练手，但真正手托文物，是一点错也不能犯的。”他在笔记本上记满反思总结，学习老师的谨慎与敬畏。临近毕业时，他跟同学们外出写生，已不再想用鲜艳的色彩，笔触也变得与国画相近，“这才发现，自己的性子磨出来了。”

即便成长为优秀的书画修复师，他也仍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。“每件文物的‘病情’都是独特的，上手就是新挑战；每个修复工序的精进都需要大量练习，谁敢拍胸脯说自己能拿满分。”杜少飞坦言，“书画修复工作，越做越知其难。”

一幅画作，采撷几百年前的一处风景；一撇一捺，映射作者瞬间的心念。修复过的书画不计其数，杜少飞总有种“对话感”。他曾接到过一幅发霉长虫、卷成木杆般的古画，花了半个月用水蒸气将其软化、剥离，最终画面和落款都得到完整恢复，“就像把沉睡的画作叫醒一样。”也有许多书画留有前代裱画师工作的痕迹，尽管时光交错，杜少飞仍似在与他们切磋技艺。

光阴长河奔流，书画修复技艺恒久流传，今时的修复步骤和材料核心与唐代文献记载并无显著变化，足见古人智慧。新事物也有不少：通过酸度计、色差仪、超景深视频显微镜等设备，杜少飞能对文物的材质、微观形貌及损伤情况展开多方面的观察分析，不必完全依靠手感判断。工作室配置了恒温恒湿系统，极大减轻了南方潮湿天气对修复的影响。“再不用‘看天吃饭了’。”杜少飞笑着说。

如今，杜少飞把很多精力放在了科研创新上。探索替代材料的开发，改良黏合剂的配方……攻坚克难没有止境，杜少飞乐在其中，“努力钻研，为中国传统艺术保护事业贡献一份力量。”